

扫二维码，
关注新华每日电讯

世界阅读日，从一本书重温“文理兼擅、博通中西”的中华学人传统

那一代写得一手好诗词的中国科学家

他们大多留学欧美名校，归国后成为许多学科的奠基人，同时，又诚挚于中国传统文化，喜欢写作旧体诗词，用这种最中国的艺术形式，抒发人生感怀，记录时代风云。其中一些人的旧体诗词造诣，被认为连中文系的教授都望尘莫及。

中国传统知识的训练在事实上并没有阻碍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播，他们是如此完美地结合在这一批“理工学人”身上，这让我们对中国传统的融合能力抱有足够的自信。

►上排左起：王绥瑄、陶家冀、胡先骕、石声汉。
下排左起：吴寿彭、顾毓琇、翁文灏、杨钟健。



例如，水利学家、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陈士骅，写作旧体诗时，就有“全当史外史”的自觉，他的诗作内容，包括早年随父游宦见闻、德国留学回忆、抗战时期的国难、民生记录、“文革”遭遇与心境、怀人(主要是学界中人)六大主题，其中的长调，多有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记，如少年时目击的白洋淀大水灾、1937年七七事变时日军攻入北京的当日情景等，在其诗作中均有详细、生动的记录。

还比如，数学家钱宝琮记录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学生劳军运动的诗篇，堪称诗体的国族御侮记录。

1944年，日军自广西西侵贵州，国军征调第九、第十三军防堵。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起劳军运动，很短时间内，集百万巨款劳军，军心大振。钱宝琮目睹盛举，心潮澎湃，赋长诗《避灾劳军》纪其事，诗的第一部分如下：

东夷肆虐，中国有征。移师三十万，冲寒赴战区。
跨疆寇已深，赤子幸未苏。或行自劳苦，蜀道尤崎岖。
行李同困乏，愧无供车徒。我有纸与笔，为尔寄家书。
我有针与线，为尔补衣裾。他事唯所命，屏挡应急需。
新排白话剧，今夕上甌甌。相逢不我弃，共谋清夜妖。
明朝杀敌去，客气何乎！

诗中描述的，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军民和睦、同仇敌忾图，七十多年后读来，仍然令人动容。

沐浴欧美风雨而又倾心传统文化，与祖国同命运共沉浮，为国族历史留下一份特殊的记录，是一代文理兼擅的理工学人群体的苦难辉煌。

接续伟大传统

“他们那一代人中有一批卓越之士，才识兼备、品学兼优。他们一方面极其踏实和严谨地从事科学研究，另一方面，他们可以极其空幻地、灵思缥缈地作诗填词，他们博通中外，熟知古往今来；他们行万里路，根子还是深深地扎在中国的泥土里。”在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》一书的结尾，作者引用原苏州大学中文系徐永端教授的这段话，表达对先贤的崇高敬意。

这段话，是对一代文理兼擅的理工学人所作的最为精当的概括。那么，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，有何现实启示意义？作为后来者，有无可能去接续这一伟大传统？

长期研究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知名学者谢泳认为，这批理工学人大体上是中国传统的最后一批受惠者，他们处在中西知识融汇时期，在西方知识的强势面前，他们保持了内心的自信，没有丢弃传统。这个知识群体应当引起研究者关注。

他认为，作为特例可能以后还会有非文科背景的“理工学人”出现，但作为整体却不可能再现了，不要说理科学家，就是文科生，今天多数也不会作旧诗了，这个历史现象中包含了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东西，中国传统知识的训练在事实上并没有阻碍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播，他们是如此完美地结合在这一批“理工学人”身上，这让我们对中国传统的融合能力抱有足够的自信。

至于如何与能否接续伟大传统，则是一个远为复杂的命题。知名媒体人、作家袁凌认为，当下重要的是，从历史的地层中发掘被遗忘的民族精神财富，聚拢整理，用心存放。



(Shellshear JL)在会上作《中国人脑与澳洲人脑的比较》的论文演讲，再弹人种歧视老调。欧阳翥专程赴会，根据会前搜集的材料，力斥其非，驳倒谬论，赢得相当多与会专家的共鸣。

在抗战时的重庆大后方，欧阳翥是著名学者与诗人徐澄宇家中的座上客，他以科学家而吟诵自己的诗作使在座的文学家亦为之动容，“不独以其感情之真挚、深沉，且以其辞藻之美博得叹赏。”他与徐澄宇于南温泉荡舟花溪之上时，二人比赛背诵杜诗，结果不相上下。徐澄宇回家告诉好记性的妻子、同为诗人的陈家庆，让她再去比试一番，而陈家庆对自己能否比过这位生物学家竟然也没有把握。

身为科学家而具有深湛的人文修养，欧阳翥远非特例。唐稚松，中国计算机软件和工程研究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，中科院院士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史学大师陈寅恪因其深厚的人文功底，曾有意延请其做唐诗助教。早年，他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师从金岳霖，抗战结束后考入清华研究生院，专业为数学逻辑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在中科院软件研究所任研究员。唐稚松是中国第一位IFIP(国际信息处理协会)专家组成员。

唐稚松去世后，中科院软件研究所发布的介绍其生平的文告中，评价其为“中国计算机软件和工程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，在结构程序设计理论、程序语言、形式文法、汉字信息处理、软件工程等多个方面均有卓越建树。在诸多科学成果之外，唐稚松还给人留下了一部诗集——《桃蹊诗存》。

在自序中，唐稚松这样概括自己诗作在内容上的特点：“寒宵寂旧，闭户忧时，登高台而想苍生，临川流而悲逝水。斯人情之所同，亦桃蹊诗词之所由作也。”与这一理工群体一样，深挚的家国情怀是唐稚松诗作的精神底色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唐稚松访美，作七律《金门公园远怀》，抒发对祖国的思念：

海宇空深大地秋，夕阳天外望神州。
东来诸葛无留意，西访玄奘亦壮游。
蚕为丝尽甘自缚，蚌因壳死火以身投。
登临渐入高寒境，万籁萧然一羽浮。

据报道，《纽约时报杂志》记者在采访唐稚松时曾问，凭其成就，何不留在美国发展？唐稚松回答：自己的根在中国。这首诗，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怀抱。

唐稚松的诗，秉承着“文章合为时而著”的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。

1998年中国南方水灾，他赋《戊寅抗洪》：

常道真金百炼成，眼危如此心大惊。
万家生死英雄气，千里江湖血肉城。
唯忘我人安大我，极无情处见深情。
茫茫夜泽成菜子，独抱衰翁冰到明。

此时的唐稚松已经72岁，诗中毫无衰颓之气，对在大灾面前国人的守望相助精神倾情讴歌。

著名学者周汝昌这样评价唐稚松其诗其人：“兄诗文有真情，有深痛，而复有深厚文化修养与语文功力，此易见者也。然兄禀赋有超俗振奇之气，此则常人所未必尽识耳。”

中科院院士、著名天文学家王绥瑄，是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》中所写的23位文理兼擅的学人中唯一健在者。

1945年，王绥瑄赴英国皇家海军学院造船专业学习，该校与格林尼治天文台为邻，在与天文台的一些朋友往来过程中，王绥瑄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，遂投身天文学。1953年回国后，他先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修复60厘米反射望远镜和组建天体物理专业，后到上海参与授时工作的现代化与精确化，不到两年就把我国的授时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。“文革”后，王绥瑄成为中国天文学事业的统筹者与引领者，现为国家天文台名誉台长。

王绥瑄的诗词，意境阔大，思想深邃，无一险字僻语而造句精警。“文革”中，他在牛棚中作多首诗词，但特殊的环境下，许多诗词“写”于腹中，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才凭记忆写出来。其中的《浣溪沙十首·牛棚咏史》，尽显这位理工背景的诗人驱遣文字的功力及思想深度。以下是这一组词中的两阙：

五十年潮斗，残雷疏雨夜三更。
悠悠大地转无声。
几个英雄悲失路，一番儿女学忘情。
蛙声四面月微明。

帝业深筹万世功，律繁如雨令如风。
长城守护泰山封。
且喜诗书销海内，更收珍丽实关中。
赢来一赋阿房宫。

诗人思接千载，将人类的悲欢争斗、得失荣辱置于时间的长河与浩瀚的宇宙中去呈现，顿时清涼自生，意气稍平。残雷疏雨，悠悠大地，英雄失路，蛙声四起，这些意象，构成壮美与绮丽、博大与细微的张力，尽显文字的魔力。而秦皇焚书坑儒，希图万世一系，但很快帝业就灰飞烟灭，只成就了一篇文人的词赋。

出自理工学人之手的这些诗词，言近旨远，即令放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优秀诗词传统之中，也毫不逊色。

国族历史的特殊记录者

欧阳翥、唐稚松、王绥瑄的诗词作品，只是文理兼擅的这一理工学人群体博雅风范的一角。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》一书所钩沉出的，是一个蔚然大观的群像。

胡先骕，被毛泽东称为“中国生物学的老祖宗”，1916年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获得农学

学士暨植物学硕士学位，1925年又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，是驰名国际的植物学家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钱钟书应其邀请，代为选定诗集《忏悔诗稿》。在短跋中，钱钟书这样评价胡先骕的诗：“弯弓力大，琢玉功深，登临游览之什，发山水之清音；寄风云之壮志，尤擅一集胜场。”

郑桐荪，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创始人，1910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，获理学学士学位，并于同年进耶鲁大学读研究院，1911年自美经欧洲回国。在清华的数学课上，郑桐荪一袭长袍马褂、用流利的英语条理清晰地教授数学原理的情形，成为许多学生难忘的回忆。数学之外，郑桐荪对于历代兴废、山川变革亦深有兴趣，晚年著有《禹贡地理新释》，对于《禹贡》在地理学方面的价值提出新的见解，还撰写《元明两代京城之南面城墙》一文，对北京城墙的历代沿革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他在诗词理论与创作方面的造诣也不同凡响，著名诗人柳亚子说，郑桐荪“精研数理，不以文学名，实则见解甚深刻，余所不逮也。”

顾毓琇，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，清华大学电机系、无线电研究所的创始人，清华首任工学院院长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，江泽民与朱镕基访美时，先后都去拜谒过顾毓琇，对其执弟子之礼甚恭。终其一生，除了写作大量诗词歌赋，顾毓琇还写作了大量戏剧、禅学以及音乐方面的作品。

石声汉，植物生理学家与古农学家，早年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毕业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十分敬重石声汉，曾在1958年邀请他到剑桥与之一道合作完成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的农业卷和生物卷，但彼时无法成行。石声汉在农学领域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，被学术界誉为是“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植物学界所希望的‘达到国际水平，具有中国特色’的卓越贡献”。这位精通多种外语的奇才，诗词造诣甚高，留有一册《荔尾词存》，著名学者叶嘉莹高度评价其词作的水平，认为“这是一册不平凡的词集”，“在现代作者之中，其成就极为难能可贵，足可自树一帜，固当珍重保存，以流芳后世。”

同时，还有陈士骅、周太玄、杨钟健、梁希、秉志、彭恒武、顾兆勋、翁文灏、黄万里、胡秀英、陶家冀、丁文江、钱宝琮、董寓、吴寿彭，都是一日游弋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健将，而又同时与缪斯携手，舞出了动人的舞姿。

苏步青与华罗庚，则没有出现在这个文理兼擅的理工学人名单中。对此，章诗依解释说，主要因为他们早已为世人所熟知，他写作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》的旨趣，主要在于致力于挖掘、介绍迄今为止缺乏大众认知的一代文理兼擅的理工学人。此外，这些学人，不但诗词造诣或许更高，其中一些人的命运遭际更丰富、曲折，这使得他们的诗词之作中，回荡着时代的足音，具有“以诗证史”的价值。